

变迁的都城

——当代作家笔下的北京

许苗苗

(北京市社科院文学所 北京 100101)

【内容摘要】北京的魅力不只有成熟的风韵,更有来自不断的成长与记忆。有一些作家热情地关注北京不拘一格、难以把握的侧面,特别是它被现代化、国际化大潮携裹而来的新动向。不同于以往京味小说里缅怀与诗化的笔调,这些作品以现实、批判的视角审度北京,聚焦于这座都城在商品化大潮中的保守与变迁,关注环境对人物命运的改变,并就当下频繁变迁的社会现状、信仰危机、传统文化的失落等社会问题提出讽喻。虽然这样的作家作品并不多,也尚未形成风格气候,但它们却揭示出北京的时尚魅力,有其独特价值。

【关键词】北京 形象 异化 彷徨 失落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11-0087-03

提起当代作家笔下的北京,人们自然地联想到“故都”、“京味”、“乡土”的确,北京形象经过老舍、刘绍棠、邓友梅等名家的塑造,已成为一种深厚的历史记忆和特定的文化趣味。《茶馆》、《那五》、《钟鼓楼》、《我与地坛》等作品中呈现出相投的审美趣味和相近的文学追求,共同将北京构建成为一座笼罩着浓郁文化氛围,负载着千年传承的古都。古老城池的历史韵味、大学林立的文化氛围、几代都城的中心地位、皇城根下的贵胄与市井等特点构成一个恒定的强大的北京形象,也孕育了“京味”这一特殊的文学风格。

其实,北京的魅力远远不止成熟的风韵,更来自不断的成长和变化,任谁只要离开它几年,都会发觉这个城市与记忆大相径庭。有一些作家热情地关注北京不拘一格、难以把握的侧面,特别是它被现代化、国际化大潮携裹而来的新动向。不同于以往京味小说里缅怀与诗化的笔调,这些作品以现实、批判的视角审度北京,聚焦于这座都城在商品化大潮中的保守与变迁,关注环境对人物命运的改变,并就当下频繁变迁的社会现状、信仰危机、传统文化的失落等社会问题提出讽喻。虽然这样的作家作品并不多,也尚未形成风格气候,但它们却揭示出北京的时尚魅力,有其独特价值。本文选取几位作家作品进行剖析,力图从更加全面、真实的角度审视北京。其中,邱华栋对都市异变的警醒、铁凝对故都风范的追思、冯唐以及更多年轻网络作者对北京爱恨交织的体验都具有一定特色。

一、都市新人类——异化的恐慌

20世纪90年代,正是北京国际化步伐加快、市场经济

进一步深入、城市景观大幅度变化的时期。新词汇、新职业、新阶层竞相涌现,不断刷新人们的经验。“新生代作家”邱华栋敏锐地把握住时代契机,塑造出“环境戏剧人”、“时装人”、“公关人”、“直销人”、“化学人”、“持证入”等一系列都市新人类形象。

都市新人类拥有新职业、新身份,凭借高收入成为“都市新贵”,却被当代生活紧张的节奏压得透不过气来。异变的都市经验、高强度的工作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是他们压力的根源。这些新人类无一例外都诞生在转型期的都市,身上有明显的当代都市弊病,主要表现为:面具化、个性丧失以及物质对生活的入侵。

“面具化”是指都市人在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外表下,其实被职业控制、被社会秩序设定,不得不戴上千篇一律的面具,完全丢失了自我的真相。如“那些公关人们,无论是漂亮的小姐还是英俊的先生,都戴着一副面具在工作,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一些没有脸的人。”(《公关人》)小说主人公W就是这样,虽然拥有高昂的薪水和看似幸福的家庭,却深深感觉自己是“一个面具人,没有深度的人、假设人”,而他在朋友心目中也失去了独立的面孔:“无论我如何去想,我都记不起来W的面孔。就像W一样只成了一个符号,我发现他好像已没有十分鲜明的特征了,就如同他的姓氏W,可以是吴王魏卫任何一个。这几年他的公关人生涯已将他变成了一个橡皮泥似的人物,遇见什么样的人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比“摘不掉的面具”更进一步的,是个性和主体意识的

* 作者简介:许苗苗(1977—),文学博士,北京市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都市文化。

丧失。工业化和商品化抹平了个体差异，人们在统一格式化的都市生活中失去了个性，打上都市人的标签。如小说中描绘的“城市里出现了“时装人”，他们的衣着成为城市模仿的对象，然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包装个性与灵魂并不断变换着展示它的人吗？”“所谓的个性已经在城市中消失，人的个性因为时装的出现成为了流动的东西，时装暂时将人的个性和灵魂固定下来，成为彼此交流的符号。……时装使人成了流动的人、面具人、灵魂外在化的人、不确定的人、包装的人。”小说中两只逃出动物园的暴力大猩猩开始攻击时装人，而它们的目的竟然是换上漂亮的时装，以重新吸引那些原本围绕在动物园参观，后来却被时装模特抢走的观众——小说以夸张的笔法描述了以“先进文明”为标签的工业化文明给自然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工业社会中批量化激增的产品的一度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它们对日常生活、私人空间的吞噬和侵占也随之而来。在《广告人》里，主人公是都市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虽然身份普通，却也逃不开广告人的魔爪：家庭、工作甚至夫妻关系都被无孔不入的广告商品填满。主人公先是不知所措，继而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我发现我已被物所包围，周围是一个物的世界，而且这些东西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化更新……（广告人）走进了所有人的生活，并对他们发生作用。这时我发现我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是谁？我到底是什么？我被谁所规定、复制、牵引？我茫然地问自己，但无法回答。”这种伴随着厌恶的无奈传达出当代人精神和肉体全方位的弱小。尽管小说结尾主人公使用暴力摧毁了那些广告物品，然而，这样的反抗是那么苍白无力，谁都知道，当代都市人无法逃脱那密集的物质之网，很快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产品填满进生活的缝隙。

邱华栋是一个热爱并关注北京的作家，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的一系列与大都市相关的作品原型都是北京。作为一个来自小城市的新北京人，他喜爱北京的现代化都市景象，但同时也发现了其中隐藏的弊病。作家用漫画的笔法借故事角色之口尖锐地指出了城市快速膨胀、畸形发展给人们心理、性格尤其是自我感知造成的危害，对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都市面貌进行了带有寓言性质的写照。

二、永远有多远——追问与彷徨

如果说邱华栋关注的是工业化和快节奏都市生活对新北京的塑造，铁凝的作品则更乐于将目光投向古老文化传统浸润下的老北京形象，以及这座都城在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的执著与转变。

《玫瑰门》是铁凝早期的代表作，其中北京的魅力来自于这座都城的倨傲和力量，就像作品中的婆婆司绮纹一样，高大、美丽、严厉、体面。作品中的北京不仅有丰富昂贵的物质，带着些傲气的市民，更有独特的礼仪和规矩。“那是一个北京的规矩，一个民族的规矩，有些地方有些人忽略了它，就像对一个民族的忽略……”这些元素构成北京当之无愧的中心地位。但在后期的作品《永远有多远》中，作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北京的强势逐渐退却，它的代言人也从严厉的司绮纹变成了善良、懦弱和不合时宜的白大省。

《永远有多远》以看似平静的叙述表达了对胡同里逐渐

失落的老北京风范掩饰不住的惋惜和缅怀。北京的吸引力在作家眼中转化为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少肺的女孩子”，她们身上集合了古都的文化传统、燕赵的侠义气质、北方的恢宏大气。小说主人公白大省就是这样一个胡同妞：“相貌平平”、“脾气随和得要死”、“傻里傻气的纯洁和正派”，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发生冲突时，总是毫无怨言地第一个退让。

小说以白大省几次失败的恋爱经历为主线。大学时的男友郭宏目的明确：为了留京才找这个北京姑娘，又为了出国而在毕业前单方面分手。与同事关羽原本可能发展出一段平实的婚姻，却被更具女性气质的“表妹小玢”横刀夺爱。对于落魄男人夏欣来说，白大省有房子、有工作，客观“条件”远高他许多，但他依然可以用其特有的逻辑看不上白大省。最后，曾抛弃她的郭宏离婚后带着孩子回来理直气壮地要娶大省，“就因为你宽厚善良，就因为你纯、你好。”白大省明知吃亏，但在小说结尾，这个“仁义得有点傻”的姑娘已经开始为那没妈妈的孩子洗手绢了……虽然作者对白大省式的北京女孩们身上的那种“仁义”充满尊重和怜惜，但她也同样意识到，这种传统的仁义和美德在追逐利益、讲求效率、强调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时代已经落伍，因此，白大省们以及那种不计得失的仁义精神必然一次次受到挫折。

地域文化与一个城市的历史传统、地方民俗、文化积淀分不开。长期以来，北京及其文化笼罩着周边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们。在许多人心目中，北京是集传统、文化、人情味于一身的理想都城。小胡同和四合院是老北京城市的主要建筑形式，它孕育了北京特有的邻里氛围和市民文化：一户户普通人家之间亲密、开畅、至情至性又缺乏隐私。胡同串起的一个个小院，虽然看似没有太多的牵连，却孕育了众多平凡又朴实的北京人，他们身上一致地体现着老北京精神和风范。而新北京正在逐渐从四合院向写字楼过渡，它张开怀抱，拥抱各地乃至各国的人，这些人又为这座城市带来不同的价值体系、文化观念。因此，铁凝在作品中感叹“如今的北京已不再是从前，她不再那么既矜持又恬淡、既清高又随和了。……她怀里生活着多少多少北京之外的人啊。”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故步自封是行不通的，就仿佛白大省的爱情，在受到外来的经济、女色诱惑时是那么的不堪一击。老都城的宽厚派头和人情味要让位于商业时代的个人主义和契约精神，那已经“过时”的仁义似乎与这个斤斤计较、注重投入产出比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但是，虽然有一些东西必然过去，虽然人们已经没有勇气选择做一个白大省这样重义轻利的人，但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对其抱有一份向望和追忆。读完通篇，我们既因主人公多舛的命运扼腕，又被其焕发的人格魅力感染。从《玫瑰门》到《永远有多远》，铁凝关注北京的目光始终是向后的、追忆的，她的笔记录了老北京的强势形象和中心地位不可挽回的转变，并对失落的老北京精神报以无能为力的感伤和大势已去的慨叹。

三、北京北京——失落中的追寻

邱华栋从小城市来到北京，对大都市的物质景观和人际关系有着客观且置身其外的观察，铁凝成名后写北京，以成熟作家的理性把握这个城市特有的人文色彩和文化传

统。与以上两人不同,一些年轻作家虽然笔法不太成熟,思想未必深刻,却能以平行的视角参与并观察当代北京的社会生活。他们的作品大多围绕自身在北京成长、生存的经历,没有过多抽象或是拔高的艺术化内容,但却更加贴近真实生活。北京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具体的城市,和当今变化的时代一样步履飞快地自我更新着。

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冯唐就是这样一位平视北京的作者。这个拥有医学博士和海归背景的北京男人,在担任跨国公司高管的同时跨界写小说,其《万物生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北京北京》三部作品统称“万物生长三部曲”。冯唐的写作并不过多指涉现实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是以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主人公秋水的成长:欲望的萌动和觉醒,生理和心理的成熟,以及这个过程中北京城和城里的人从封闭单纯到兼容并包、见怪不怪的转变。与铁凝笔下带有几分理想化色彩,重情重义的“北京女孩”不同,冯唐的“北京男孩”是完全形而下的,他成长在胡同、筒子楼、校园中,被北京的市民文化、校园文化塑造,受到的教育来自民间奇人的传闻逸事,家长和邻人言传身教,以及学校里那群同样处在躁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耳鬓厮磨。

冯唐曾走过北京、纽约、香港等国际大都市,但他仅将北京作为起点和归宿,作品里也只对北京有过细节描写。在“万物生长”的三部小说中,这种情绪体现尤甚,他对北京的回忆和玩味主要围绕着北京市容市貌的翻新、风土人情的变化以及民俗趣味的消失等几方面展开。他较少环境描写,但偶尔却会不厌其烦地细数北京老地名、老公车、老商店、老夜市。这种刻意的追述,一方面透露出对这座城市的谙熟于心,一方面也是对连同城市面貌、人情风物等一起失去的青春的回忆。就像城市的某个时段一样,那些人和事全都水洗一般地过去,古老京城无可救药地转变了,哪怕再惋惜也无法留住昔日的面貌,同样不复存在的还有那些被称为胡同串子的北京男孩和消失在中英夹杂的写字楼口音中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

首都为与冯唐一样的北京孩子成长提供了相对宽裕的环境、相对丰富的物质以及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因此,即使旧日风情不再,冯唐每每提起北京也总是带有几分脉脉温情。而对于像网络写手“醉鱼”一样外地来京打拼的青年来说,北京则是一个包含着机会又潜伏着危险,充满诱惑更充满挑战,令人又爱又恨却欲罢不能的地方。北京高校云集,每年有无数学子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读书,同样,也有无数怀揣着梦想的毕业生加入“京漂一族”。醉鱼的《我的北京》记录了一名大学生毕业前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校园感情和毕业时劳燕分飞的抉择,留京指标和工作岗位的竞争;微薄的工资和高昂生活成本的压力;年轻人的虚荣与窘迫

生存环境的冲突;同学情谊和社会上人情往来的纠葛等……虽然艺术手法方面尚嫌青涩,却因口述实录般的真实性而引起广泛共鸣。在当今创作兴旺的网络小说中,还有许多以“北京”命名,如《我混北京的日子》、《我在北京流浪》、《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我爱北京假大空》等……与一些产业化运作的网络写手刻意“制作”出来的文本不同,这些作品大多来源于作者亲身经历,“我”不仅是小说的标题、主人公,也是作者和他们的无数同龄人,其中流露的真情特别感人。

从作品本身来看,《北京北京》、《我的北京》等缺乏厚重的思想主题、不具备深刻的精神内涵、也未顾及崇高的艺术追求,甚至连对美好事物的描写也十分吝啬。那些年轻作者的目光总是胶着在北京生活中琐碎、晦涩的一面,喜欢揭露这个城市的残酷、虚伪和生存的艰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北京的关注。就像冯唐走过纽约、香港等其他都市,写作却依然围绕北京,就像“醉鱼”等大学毕业生尽管完全能够在中型城市谋得一份体面的差事,却还是宁可飘在北京一样——北京,在众多人心中是切实可感的,只有它才是当之无愧的中心,是海外游子思乡情结的焦点,是有志青年藉以自我实现的园地。因此,北京也是诸多写作者无法回避的话题。可以看出,冯唐、醉鱼等人的作品,不惮于揭露北京丑陋的一面。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丑陋、无情、变化多端的城市却有无穷的魅力,能够吸引众多的自发创作者以之为题。这里既有传统的历史留存,也有现代大都市的风貌,有隐藏在金字塔顶端的巨富阶层,也有平民百姓的酸甜苦辣……能够将这一切的一切兼容并包却又从容驾驭的,唯有北京。所以,年轻的作家们一边抱怨这个城市的残酷和缺陷,一边关注着它发展中的每一步进程,热情参与并讨论着这座城市的当下和未来,追寻将自己编织进城市脉络的路径。只有参与北京的建设进程,才能够点燃这些外表看似颓废的年轻人内心的火焰,将一个缺乏生命力的“宅男”变成慷慨激昂的“愤青”。

从旧京风貌到时尚新都,从纵横交错的小胡同到林立云集的写字楼,当代作家带着喜悦、伤感、抗争和无奈记录下北京不断变迁的形象。有的追忆诞生于农业社会的脉脉温情,力图保留在个人主义观念冲击下日渐衰落的古老传统,有的则描摹新鲜风貌、捕捉与充满“京味”的老北京相对应的新形象。对于当代文学作品来说,在成熟的风格中继续探索,将京味中的经典形象推向致臻之境固然重要,但记录城市当下的真实侧面也同样具有价值。新的北京形象在当代作家笔下建立起来,虽然还不很清晰,却已显现出大致的轮廓——一座躁动、冷漠、变幻无常,同时又充满活力、刺激并不断更新、成长的新都市。